

外国名人传记系列
FOREIGN CELEBRITY
BIOGRAPHY SERIES



莎士比亚传

SHAKESPEARE'S WILL

小说体的莎士比亚传记
生动再现了16世纪的伦敦百态
深刻展示了莎士比亚的艺术人生和隐秘的情感世界

[澳] 惠特福德 著
汪家海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莎士比亚传



[澳] 惠特福德 著
汪家海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传 / (澳) 惠特福德著; 汪家海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87-5150-5

I. ①莎… II. ①惠… ②汪… III. ①莎士比亚, W. (1564~1616) — 传记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9805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程飞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尹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Shakespeare's Will

© 2010, 2012 Meredith Whitfor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eredith Whitford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copyright@rightol.com)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5-4609号

莎士比亚传

[澳] 惠特福德 著 汪家海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217千字 印张 / 18

版次 /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6.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001
第二部分	063
第三部分	082
第四部分	193
第五部分	219
第六部分	241
尾声	276

第一部分

1582年

1.

时钟的金色指针向前跳了一下，又一分钟过去。再过半个钟头是11点，那时，准点钟声一响，意味着集市解散，人们便要收摊停业，忙着回家吃饭。此时，来赶集的人已越来越少。多数人在大清早，就着凉快的天气，便来集市做买卖。别的商铺都在打烊，他却不敢跟着做。因为父亲要求很严，做生意精于算计，连一便士的买卖都能算得一清二楚，所以他不敢错过一桩生意。但在货架的下方，摆放着一本奥维德的故事书，里面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他。他用手摸着书的封皮，眼前斯特拉福德镇的周四例行集市似乎与他无关，仿佛又回到兰开斯特郡，想着挣钱去买书。这样，他便可以沉浸在书中，拥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但眼前他还得看好商铺，认真做买卖。这时，一位女士来到他的店铺，问他：“有手套卖吗？”

他抬起头，脑子里兜售货物的各种辞令一下子跃上舌尖。还没开口，他看见来人长着一双灰色的眼眸，一头乌黑的秀发，还戴着一顶草帽，脸上洋溢着顽皮的微笑。对方看起来很眼熟。

“安妮·哈瑟维小姐！”

“我刚才在想，你是否还记得我？”

“当然记得您，怎么会忘了呢？我去外地并不久，才两年。”

“听说你回来了，为啥不来看我们？”

“您也看到，父亲让我忙个不停。”

“不知怎的，我却从人群中挤到你这儿。”

“今天生意不景气，不过每天都这样。”

“不管怎样，打起精神，情况会慢慢好起来。虽然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但我确实想来买手套。”

“小姐，您应该有副全英国最好的、世界上最精美的手套。要山羊皮的，鹿皮的，还是猪皮的？还有，您需要多大尺寸，喜欢什么颜色的？是常用还是用于重要场合？”

“做起生意来，你真是头头是道。我只要斯特拉福德镇最好的就行了。我不知道多大尺寸，但我要质地最好的。你啥时候回来的？”

“上个礼拜。”

“已经不耐烦了吧！”

“是不耐烦，把手伸给我。”

她已将手上原先戴的手套脱下。他握住她的手，径直摩挲起她的手指，用右手抓住她的手腕。在他们孩提时，他就常常拉着她的手，让她认真地听他絮絮叨叨地说话；或者在一起走路时，好保持步伐一致。但现在的触摸不同以往，她是位农家女孩儿，一个乡下女子。但她的手却不像家庭主妇的手因劳作而红肿、布满疤痕、长着粗茧。再说，哈瑟维一家属小康之家，家境殷实，她家的女孩子通常不下田干活。他闻出安妮身上喷的玫瑰香水味，她把被阳光晒黑的娇小的手，信任地放在他的手上，他感到

很高兴。

她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然后额头上深色的眉毛紧蹙着。他迅捷地将手套戴在她手上。

“您看，戴起来多可爱，多柔顺平滑，多……”

“般配吗？”他笑了起来。

“你卖手套，都这么诗情画意。”

“但手套和情人两个词关系很近。难道情人不该有诗意，小姐？”

“先生，你可能是个好情人，但对我来说，你只是在卖手套。”

“我愿意两者都是，小姐。”

“有可能。但我来赶集是为买手套的，不是为爱情。”

“小姐，如果您要购买爱情，请先考虑我。”

“但我并不想购买爱情。”

“可我愿意免费送给你。”

“既然爱情和手套近似，你要免费送我手套。我不想要深红色的，也买不起它们。”

“可深红色和您很般配，和您的头发、眼睛都很配。好的，就是深红色。您如果不想尝试我的爱，再试一下别的手套。”

她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试着戴别的手套。山羊皮的是最贵的，还有深红色的。“你父亲让你负责买卖，你一定知道销售的情况。我就要它们。但我必须要再买些普通的手套，是的，就那些。”

“您想要送货上门吗？可以将它们作为礼物送给您吗？”

“不，我自己带走，或者我会戴上它们。最好把深红色的包起来。”他把手套包好，接着她将那些手套塞在篮子底下。然后，她说：“威廉，你去的地方在哪里？在北方，是不是？”

“是的，在兰开斯特郡。”

“那地方美吗？”

“如果你喜欢苔藓的话。不过，那儿也有它美丽的地方，虽然和这儿相比，更加荒凉，也没这儿人多。”

“至少你去那里玩了一趟。长这么大，我从未离开过斯特拉福德镇周围五英里。”

“那你想去那儿吗？”

“非常想，但又不确定。像我这样的普通女子是不会去的，我倒想去看看伦敦。”

“告诉你个秘密，真的是秘密。大家认为我是从兰开斯特直接回家的，实际上我说谎了。我胡诌了出发的时间，实际上我去了伦敦，在那里整整待了一个星期。”

“噢，是这样”，她叹息道，“那里好玩吗？美吗？”

“简直美妙绝伦，五彩缤纷，多姿多彩。但也人群拥挤，肮脏不堪，人声鼎沸，充满着喧嚣。可我喜欢那儿。”

这时，散集的钟声响起，打断了他们的聊天，也提醒人们市场就要关闭。安妮身后传来她的继母急促的叫喊。

“原来你在这儿，我到处找你，我们回家快要迟了。你买好治汤姆便秘的泻药了吗？”

“买过了，妈妈！”

“还有法兰绒呢？”

“也买了，妈妈！”

“那么，咱们回家吧！”

“我买手套的钱还没付。您先走，我就来。”她一边将钱放在柜台

上，急促而轻声地对威廉说，“你愿意来我家玩吗？我们一直欢迎你。你一定要来。”

“我会的，我还记得去你家的路。”

“那就好。”哈瑟维夫人在前边等着，回头瞪着她。

“我得走了。”

“好的，再见。”

她们刚走几步远，继母便数落起她：“你真不要脸，像个小媳妇一样，和一个店主的学徒打情骂俏、嘻嘻哈哈。”

“我没有和他调情，我是在买手套。我只笑了一两次而已。再说他也不是什么学徒，他是莎士比亚先生的长子。”

“噢！是这样。”从她走路的姿势，可以想到继母当时的心情。她扭动着屁股，像只发怒的猫一样，“当然，你和莎士比亚家关系如此亲近。”

“父亲在世时和莎士比亚先生是好朋友，这您知道。莎士比亚先生还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但只待了一盏茶的工夫。”

安妮一言不发了。事实上，在嫁给安妮父亲后，继母琼·哈瑟维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安妮父亲曾是沃里克伯爵的雇工，是一个富有的，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鳏夫，拥有九十英亩农场，租用权长达许多年。他对琼来说，绝对是个理想的夫君。琼的娘家人也很体面，但没有什么地位，祖上与沃里克上层社会没有什么沾亲带故的关联。在乡下，人们很看重这些关系。像莎士比亚家的人，属于镇上的商人阶层，除在镇上做商品买卖，还继承了祖上的田产，他们对琼恭敬有礼，称她为理查德·哈瑟维夫人。但如今她已风光不再。十三年来，她甚至从未像刚才那样说话。她

茫然若失，不知如何在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社会关系中自处。莎士比亚夫人，安妮的生母称她为“玛丽”，曾谈及在温姆柯特度过的童年，还有两家远方表亲间的联姻关系。琼·哈瑟维每次见她时，都会屈膝行礼，叫她莎士比亚夫人。

扭着腰，走了几步后，琼·哈瑟维说：“现在，莎士比亚家好像已不再那么风光了！听说莎士比亚先生做生意一直在亏本，还有一家人要养活，是不是？”

“有五个孩子。”

“都多大了？”

“威廉现在应该有十八岁，吉尔伯特十六岁左右，琼大约十三岁，理查德还小几岁。下面还有个两岁的小弟弟叫埃德蒙。”

安妮很了解继母的心思，知道她肯定在把莎士比亚家的孩子们和自家的四个孩子岁数大小做一番比较。约翰·莎士比亚经济上现在可能遇到点麻烦，但事情总会有所改观。他曾是斯特拉福德镇议员和地方执行官，除了在亨利街拥有一栋豪宅，还有别的房产。他经营多种业务，他妻子是雅顿家族的后人。莎士比亚家有个十岁的儿子，哈瑟维家有个八岁的女儿。还有，莎士比亚家有个两岁的儿子，哈瑟维家有个六岁的闺女，等等，这种事情得提前筹划，未雨绸缪的好。

“他们不是把威廉那个男孩儿送出去做事了吗？”

“有人看见他在乡下一个乡绅家里当家庭教师。”

“嗯，也是，如果他只有十八岁，你没必要和他打情骂俏，他还小。”

“是的，妈妈！”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样一个和蔼善良的继母、知己，变成一个吹毛求疵、性情乖张的婆娘？知道了，一定是因为悲伤。因

为失去丈夫，她对未来充满畏惧。可是，去年在安妮父亲最后断气时，安妮和继母终于接受现实，彼此不由自主地投入对方的怀抱以寻求安慰。她们心意相通，宛如亲生母女。彼此掩面而泣，共同操办丧事，因为他们能相互理解和依靠。可是第二天，她们又像刚刚认识。安妮感到无法理解，甚至怀疑而讨厌自己。第一次在情感上遭遇的风暴给她的内心带来不小的冲击，而继母对父亲的爱不过是那种平常的喜欢，对别人真实流露的悲伤，她嫉恨在心，认为那是对她行为的斥责。

不管是出于何种缘由，不到三个月，安妮的哥哥巴塞罗姆便结婚成家了，搬到离家二十英里外的地方居住。姐姐凯瑟琳嫁给了第一个向她求婚的男人，而安妮却被困在家中，和继母守在一起，被当作保姆、女佣和管家。继母似乎并不喜欢安妮，但对清教思想却越来越痴迷。无疑，安妮今天集市上的行为就是对她信仰的冒犯：她买手套时与手套商的儿子当众嬉笑逗趣。想起刚才可笑的嬉闹场景，安妮不由地笑出声来，但她立即装作咳嗽并抱怨路上的灰尘来掩饰她内心的喜悦。

安妮心想，那位手套商的儿子如果记住她的话，来格拉夫顿的家中拜访，她就找到人聊天了。

当威廉收起货摊，将货物搬进商店，再把挣来的微薄收入放进父亲的保险箱里后，已是中午时分。他感到饥肠辘辘，因为早饭是在5点吃的，只吃了一小块面包和奶酪。他穿过肮脏不堪、布满灰尘的客厅，餐厅里没人，然后走进厨房。他突然想起离开家之前的那些景象。那时候每次回家，他都会闻到满屋子弥漫着烹调食物所发出的香味，听到家人一起进餐时的欢声笑语。餐桌上已摆放着银制餐具，蜡烛闪闪发光，每个房间都摆着芬芳的鲜花。他母亲会微笑着迎接他，并给他一个快乐而亲切的吻。

如今，时过境迁。回到家中，不见人影。厨房里没有任何进餐的迹象，餐桌上只有一碗水泡苹果片和一块日期不明的熟牛肉。他发现上面已爬满蛆虫，感到一阵恶心，于是用餐刀叉起它，扔到了后院里喂狗。

“噢，威廉，是你回来了。”

在一块精心修葺的草地上，身旁簇拥着玫瑰花丛，她母亲正怡然自得地一边晒太阳，一边给他两岁的弟弟埃德蒙喂奶。她原本充满怜爱地凝视着身旁的孩子，但当她抬头看威廉时，脸上的表情已消退成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是的，是我。”

“今天收入好吗？”

“还行。”

埃德蒙扭动着身子，挣扎着要离开母亲的怀抱。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虽然妈妈宠爱有加，但对于陌生哥哥的到来，却没有感到丝毫惊吓，而是充满了好奇。或是出于好奇，他最喜欢和威廉亲近。

“威尔，我要威尔。”

“不，亲爱的！”

“就要威尔！”埃德蒙使劲地捶打着妈妈的手。

“妈妈！他越来越被你宠坏了。”威廉说道，心里却希望妈妈把衣服给扣上。

“你是在嫉妒。”

“我没有。”

她直截了当地数落他，他也反驳了她。在他弟弟吉尔伯特出生时，他已经两岁，记不起当初他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众人翘首以盼的儿子——所度过的那段宁静而美妙的时光。更加可贵的是，在他之前出生的

两个孩子都夭折了。在吉尔伯特之后，孩子以稳定的速度一个接一个降生。直到那个短命的安妮出生时，威廉发现，前面出生的孩子都不能再引起他母亲的关注。也许，他曾嫉妒过吉尔伯特和别的兄弟，但那是因为他爱他的兄弟姐妹，即使是蹒跚学步的孩子都知道照看他们必须得花很多时间。理查德出生时，威廉已八岁，之后便不再有孩子降生。威廉和其他四个孩子一起分享着父母的关爱。

然而，八年后，母亲生下了埃德蒙，家中又一个孩子降临了。莎士比亚夫人再次忘记其他孩子的存在，讨厌起她的长子来。这下，威廉必须得停止上学，更别提上大学，而且要出去谋生。他小时候可能抱怨并嫉妒过其他的孩子，但在十六岁时，他意识到父亲在生意上遭遇了挫折，面临破产，他认为自己必须要有所担当。

如今，在外度过两年，回到家中，他已是个成年人。他发现母亲亲近孩子是因为他们依赖她。她的存在，是为孩子提供食物和身体上的亲近，是为了满足孩子的需要。对成人和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已对她失去兴趣。她已年近四十。威廉冷眼旁观，心想母亲是否已认识到她不会再生孩子了，而且埃德蒙想和他的哥哥们在一起，和其他孩子们一道玩耍。他推挡她塞给他的乳头，对于她的怀抱已感到不耐烦，也不愿意被抱在她膝盖上。

就像眼前的情形，埃德蒙躲开母亲，跑向威廉，大声嚷着要被抱起来。威廉托起他，把他举到肩膀上。埃德蒙抓着他的头发，大声地笑着。这时，威廉发现母亲的眼里闪过一丝嫉恨的神情，仿佛太阳被乌云遮住。

“妈妈！”

“我一直在哄着他，你一回家，便和他玩耍起来，他开始变得十分兴奋甚至哭闹起来。你爸爸也是这样。”

“我们只是喜爱他罢了。”

但这侵犯了她的领地。“对你们来讲，爱一个孩子，只需中午或傍晚半个小时就没事了，把他还给我。”

“埃德蒙要和威尔在一起。”孩子叫嚷着。

“妈妈！”威廉再次抱怨着，“已是吃饭时间了，我干活很累，家里却没有现成的饭菜，女佣又不在。”

“你妹妹在哪里？”

他叹息着回答：“我不知道。”

“她已十三岁了，我还指望她帮我。”

“她是在帮你，妈妈！但我们不能再雇个女佣吗？我们为何不雇个女孩儿来做粗活？”

听到这，她发出刺耳、嘲讽的笑声：“去问你的父亲，为何我们不能再请个女佣，或者像过去那样，请两三个，还有厨师。”她缓慢地极不情愿地扣紧自己的上衣，“我本想嫁给了一个富有的男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如今我不得不把我的孩子打发出去谋生。这个月底，吉尔伯特就要离开学校去杂货店帮工。而我的孩子，你要去一所文法学校做接待员。”

“是真的吗？”

“是的。这样你爸爸可以带个学徒，收取一笔契约费。”

她用手将胸衣束紧，手上仍然戴着镶嵌着宝石的戒指，威廉知道，它们是家中留存下来的珍宝，象征着雅顿家族后人曾经的华丽、富有，以及作为镇议员妻子曾经享有的地位和荣耀。威廉常想，只要用它们中的一个，家里就可雇佣得起一个厨子和几个女佣，也可以资助他上大学三年所需的全部费用。

“去文法学校工作，我没有意见。这事已确定了吗？已安排好了吗？”

“你回家前我们就决定了。”

“谢谢您告诉我！”

“不要这样和我说话，威廉！把你的甜言蜜语留着对你父亲说，这是他的主意。下一季度结账日你就要去上班。”

他重复道：“我不应在乎这个，但我已十八岁，妈妈！不管你们愿不愿意，我已长大，应该让我自己来做决定。如果只是为了挣钱，让我去伦敦。我告诉过您，在那里挣钱会更容易。”

“做个普通剧院的戏子！哑剧演员！”

“为何不行呢？戏剧在伦敦很流行。”

“它流行不假，却永远不会受人尊敬。我们虽然不是贵族之家，可来自古老的家族，你是雅顿和莎士比亚家族的人，有身份和地位。雅顿家族曾经……”

“我知道，是沃里克郡最古老的家族。我们有贵族血统，我对此很清楚。”

“你觉得这很可笑？”

“不是这样，难道我们不能破除陈规陋见吗？”

“做什么都行，只要不做演员。”

他还不明事理地绝望地坚持着：“您是在担心我没有那方面的经验吧，我……”

“你有什么‘经验’？”

“妈妈，请听我讲！我曾为亚历山大·德·霍托爵士做过事，然后在托马斯·赫斯基爵士手下学过表演。”

“但你去兰开斯特当过家庭教师，去教学生，不要穿着奇装异服，到

处走动。”

“议会通过法令，禁止无证执教。让我到有演员和乐师组成的私人戏班子里做事会更安全和方便。你也能看到，妈妈！”

但她还是反对，用嘲讽的口吻说：“这下伦敦的几个私人哑剧团可热闹了。孩子，你要做的是，找一些贵族老爷的剧团，他们为女王表演。”

“我比您说的情况要好些，而且还能挣到钱。”

“哈！”

“我能给剧院写剧本，我已写过一出戏。”

“你写的？不，你还是去文法学校，就这么定了。”

“那我成年后呢？”

“噢，毫无疑问，到时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离开你昏聩卑贱的父母，离开无趣而偏僻的乡下小镇，去成为女王手下戏班子中的师傅。”说完，她伸手去抱埃德蒙，他已没有和威廉玩耍的兴致。埃德蒙快乐地投向她的怀抱。越过孩子的头，她一直瞪着威廉，脸色冷如冰霜。“你到二十一岁时，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一切，但在那之前，你必须听从父母的安排。”

2.

第二天一上午他都在作坊里缝手套，直到眼睛疼痛难忍；下午还要忙着去送货，并给他父亲当差，出门办事。他父亲对威廉说：“把马牵来，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对人要彬彬有礼，留下好的印象。”

这下，他至少可以离开家和商铺，去往夏天的乡村。他回家的时间没有限定。离开家以后，他轻松自由地在乡村路上闲逛着，冥想着，做着

不受打扰的白日梦。而在家里，到处都充满着喧闹声，还有要做的各种事情。

傍晚时分，他意识到应该更周全地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他发现，自己正迎着太阳向西骑行，这时天气炎热，让他感到口渴万分。他将帽子拉低，贴近眼睛，忽然高兴地想起，去西边正好经过苏达利，那是哈瑟维一家住的地方。他还要先去送一次货，在回家的路上，他可以到赫尤兰德农场停留一下，顺便喝上一杯。安妮可能也在那里。那天在集市上，他已喜欢上她。她是他回家后遇到的唯一一个没有对他的笑话表现得无动于衷的人。

这时，他的想法好像对她实施了魔咒，他看见了她。虽然她在前面的路上，一蹦一跳地走着，他还是一下子就认出来了。他很快想到，她是不是喝醉了，还是得了什么头晕病？当他离她更近时，发现她只是使劲用右脚在行走。

“安妮小姐！您怎么啦？需要帮助吗？”他拉住缰绳，从马鞍上跳了下来。

“噢，威廉，你来这儿干什么？”

他伸出手扶住她，让她靠在自己的肩膀上。“替我父亲送货。你的脚踝扭伤了吗？”

“崴了一下。”她咬紧牙关说，“没有开门，我想直接从门上爬过去，往下跳时，摔了一跤。这没什么，只是有点疼。”

“你这是回家吗？”

“是的，从格拉夫顿寺庙回来，我家离这儿只有半英里。”

“我知道，让我送你回去。我们一起骑马，你坐在我前面。”

她说：“十分感谢！但愿不要耽误你的行程。”